

艺文观察

戏剧振兴进行时

近期在国家大剧院“百戏中华——非遗戏曲展演”活动中,江苏省淮剧团、盐城市淮剧团共同组合演出的淮剧折子戏专场,反响热烈。

《金殿认子》是传统经典淮剧《牙痕记》结束时的高潮段落。文状元安寿宝和武将军王金龙,因为“认亲”引发冲突,一方“富贵不忘贫时子”,一方“甘把村妇当母亲”,他们的母亲顾氏和李氏,以及身为金龙之师的安父,都被请到了金殿之上,在谁生谁养、谁真谁假的争辩中寻求“朝廷正义”。跨越21年的奔波流转、生离死别,众多角色在天良、人情、伦理、道德乃至祠堂秩序等多个层面,都陷入了悲欣交集的纠结。剧作的高明之处在于,当剧中人争执不下、将以“金针刺血”来测试亲疏远近的时候,顾氏眼见李氏陷入两难,在“同是母亲心何忍,他爱禄金比我深”的惻隐中主动放弃争夺;而李氏有感于“我老来无子虽然苦,她母子分离更伤情”,决然将当年的血书文约“原物还给旧主人”。两个家庭、两个母亲从认子、争子到最后的舍子,用极具戏剧性的伦理抉择,展示着温暖的人性光辉。

剧种的艺术高度,最终体现于经典之中。《金殿认子》用6个角色一场戏的短篇幅,勾连出《牙痕记》人物众多、结构繁复的大传奇,透过“文武闹纠纷”“家务小事情”的叙事视角,让6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一波三折,峰回路转。剧作彰显出淮剧最具特色的“苦情戏”在悲剧化表达上的特长,又实现了“三家并作一家人”的传统团圆美学立场。这种饱满的戏剧书写,营造的情节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;塑造的人物有情有义、有仁有孝;表达的主题指向了世俗的人间美德、人伦至重;而呈现的艺术则有唱有演、你跟我进,共同

《声起地平线》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制作的音乐节目。受邀参与这段旅程,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聚光灯下的舞台,而是民俗村里的那个寻常午后。我们和当地民众围坐一起,乐声响起,同唱《赛吉里麦》,歌声与欢笑交织,暖意扑面而来。我唱起藏族祝酒歌《格桑拉》,中国歌手拉丹珠相和,吉尔吉斯斯坦歌手努尔乔尔蓬弹起库姆孜轻声吟唱。那一刻,音乐成为最真挚的对话。作为民族音乐的学习者与传承者,我这次与各国青年音乐人相聚,不仅经历了沉浸式的音乐之旅,更在这个跨越国界的舞台上,看见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,感受到丝路音乐交流跨越千年的温度。

音乐是丝绸之路上最动人的语言。隋唐时期,中原音乐广泛吸纳龟兹乐、安国乐等异域韵律,琵琶、箜篌落地生根,化作唐诗“洛阳家家学胡乐”的盛景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流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;王洛宾将哈萨克族民歌《都达尔与玛利亚》改编为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,成为中哈观众共赏的经典。

踏上这片土地,历史的温度变得真切,不同文明的音乐叙事次第展开。哈萨克斯坦歌手努尔扎斯用深情醇厚的演唱超越语言障碍,塞尔维亚歌手王子将巴尔干韵律与流行摇滚相融,吉尔吉斯斯坦歌手努尔乔尔蓬尝试将库姆孜与花腔唱法结合。中国青年歌手同样展现出对传统的守护与开掘:张曦匀将老旦戏腔与说唱衔接,拉丹珠将彝族高腔与藏族喉颤音融为一体……不同国度的年轻人带着各自的文化记忆汇聚于节目,在对话中找到共鸣,在碰撞中彼此启发。

这样的相遇,让我对音乐艺术有了新的体悟:好作品往往诞生于一种“之间”的状态—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,在故土与他乡之间,在个体表达与共通情感之间。过于沉溺传统,容易失却时代的气息;一味追逐新潮,又会丢掉文化的根脉。

真正的创造力,恰恰来自对这种张力的驾驭:既能在本民族音乐中开掘出足够深厚的底蕴,又能以开放的态度吸纳他者之长,最终淬炼出既有辨识度又能引发共鸣的表达。民俗村里的即兴合唱之所以动人,正是因为那一刻的音乐既承载着各自的文化印记,又超越了这些印记,抵达了人类情感的共通地带。

(作者为歌唱家、《声起地平线》节目嘉宾)

艺士云

本版邮箱: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飞跃

从一出戏看戏曲生态

——淮剧《金殿认子》引发的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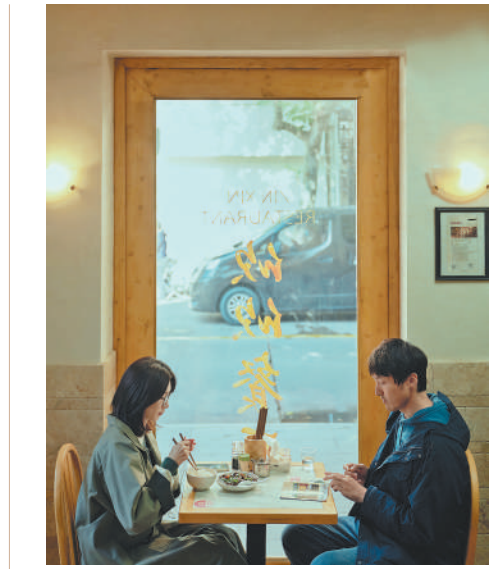


淮剧折子戏《金殿认子》演出剧照。江苏省淮剧团供图

形成舞台张力。该剧以淮剧特有的地方个性和剧种思维,成为中国戏曲剧目宝库中的独特代表。

事实上,《牙痕记》从最初淮剧“九莲十三英”中的一部,到1962年根据老艺人口述整理成的上下本,再到1981年再次提升为当前舞台剧的演出规模,始终在传承中进行着艺术的再创造和再完善,见证着淮剧从乡土向城市、从苏北到沪上、从创造到普及的艺术跨越。筱文艳、马秀英、何叫天、陈德林等几代淮剧名家和传承群体,在60多年间不断用流派风格强化该剧的经典表达,此次饰演李氏的淮剧名家陈澄,也用精致纯净的声腔个性和细腻沉着的表演细节,为作品附上浓郁的现代品质。

《牙痕记》及《金殿认子》的常演常新,证明了中国戏曲的优秀作品从来都是常年打磨、世代创造的结果,在不断适应、满足观众



电影《拼桌》剧照。片方供图

三三(李雪琴饰)是《拼桌》这个故事最初的原型。2022年初,我在做一部奇幻爱情电影的剧本开发,做田野调查时,我听到朋友的故事。她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孩,两个人很聊得来,很快发展成为连麦搭子。所谓“连麦搭子”,就是各自打开麦克风,能听见对方的声音,可以聊天,也可以不聊天。而他们几乎每天都连麦,听着对方的呼吸入睡。在北京这样偌大的城市里,两人的物理距离只有3公里,但直到几个月后两人分手(拉黑对方),他们也没有线下见面。这个故事当时非常触动我。当代年轻人这种害怕孤独、渴望陪伴却又如此恐惧真实情感投入的状态,让同样在大城市生活的我感同身受。

后来我去上海采风,每天都在小馆子里吃饭,好几次被迫跟人拼桌。上海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城市,但拼桌吃饭这种要越过部分边界的行为在这里却十分常见。当时我就在想,如果两个年轻人因为偶然拼桌吃饭认识,进而变成了饭搭子,跟连麦搭子是不是能形成一一对应呢?直觉让我感到,这种克制又有边界感的情感关系,和烟火气的美



电影《植物学家》海报。片方供图

创办金鸡创投,我们期待的正是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:把电影“拍出来,推出去”。不拍出来,创投不过是故事会和剧本大赛;不推出去,拍出来

审美需求中实现作品的喜闻乐见和雅俗共赏。一部经典作品蕴含着戏曲创作演出的基本规律,也构成了今天剧院团和创作者“写自己想写,演自己想演”的根本依据。

此次淮剧展演有意汇集了在整理传统戏、移植改编经典、新编现代戏等题材创作中的优秀成果。改编自传统戏《孝灯记》的《赶脚》,以主人公女扮男装的情节设定,在误会中引发喜剧效果,张扬生、旦、丑的唱做表演;《辕门斩子》则在淮剧传统剧目《白虎堂》基础上,别出机枢,吸收借鉴其他剧种文本和舞台特征,形成不同于传统老戏的舞台面貌;《宋公夜访》出自新编现代戏《宋公堤》,在声情并茂的演唱和人物形象表演交接中,实现思想观念的表达。这些作品承载着淮剧多元的创作路径,正是中国戏曲从上世纪“三并举”创作到改革开放多元化发展的具体展示。

江苏省淮剧团、盐城市淮剧团作为淮剧的代表性院团,一直致力于新创作品的打造。盐城市淮剧团的《十品村官》《半车老师》《送你过江》,江苏省淮剧团的《祥林嫂》《小镇》《小城》等作品,集中展示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。特别是江苏省淮剧团将马克·吐温的小说改编成《小镇》,走出国门,为持续拓展淮剧的艺术影响做出了重要努力。这些现代戏作品与《赵五娘》《王玉莲》《狸猫换太子》等优

触碰“搭子文化”的情感肌理

吴靖

食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2022年9月,我正式开始了剧本写作。这场创作完全随心所欲,没有拟定详细大纲,仅梳理了人物脉络与核心故事节点,我只定下每日2000字的创作目标,写完便可自由感受城市,写不完就换个地方继续伏案。在上海沉浸式创作的两个月,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温度彻底治愈了我。楼下老伯每日为我留门,餐馆老板边唠家常边嗔怪我浪费食物,在咖啡馆与晒太阳的老人闲聊……市井烟火与前卫时尚在这里奇妙交融,这些鲜活的日常,我都尽数写进了剧本。

我开始剧本创作时,“搭子”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化,只有上海话里有饭搭子这个说法。到项目筹备的2023年,“搭子文化”一下子火了,我凑巧提前触碰到了当代年轻人的这种新型社交方式。对我来说,我写的是几个孤独的个体寻找同类的故事。

选择拍摄什么样的上海,是我们在筹备建组之初就一直在讨论的。最大的难题是让所有主创达成美学共识,如何把握现实主义的创作尺度——是“贴地而行”还是“离地一米”,呈现效果截然不同。我们不断碰撞、探讨,甚至直面争论。在监制张律导演的坚持下,影片全程实景拍摄。在拍摄区域选择上,我们刻意没有把镜头仅仅对准“梧桐区”。女主角张嘉怡和男友叶凡租住的公寓在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,城铁从楼下经过,找景时,剧组同事说“这也太不上海了”。男主角陆拾谷家在一个2000年左右建造的宿舍楼里,窗外是南北延安高架。而男女主角一起吃面的天台,是四行仓库的楼顶,对面是苏州州河。最具辨识度的“梧桐区”,新旧共生的苏州河一带,典型的老洋房和非典型公寓楼,我们尽可能

秀古装剧目的传承、改编、创作相映成趣,共同形成契合剧种创作规律的良性态势。多元化的题材创作,风格化的剧院定位,以及来自陈澄、陈明矿、王书龙等艺术名家个性化的流派传承,都是今天戏曲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,为剧种构建出良性的艺术创作环境。

盐城剧作家群体的整体发力构成了当代创作中的“盐城现象”。以陈明、徐新华、袁连成、杨蓉等剧作家为引领的编剧队伍,依托盐城各市区近10个剧目工作室,不但满足了全省50多个淮剧团体的创作需要,而且向省外输出,推出更加多样的剧目。在导演、音乐、舞美等领域,也均有比较有序的人才梯队。在盐城淮剧的非遗展演中,青年人才的艺术风貌留给观众的印象最为突出,在名家的传帮带下,青年演员张扬着淮剧应有的青春朝气。

2021年,《盐城市淮剧保护条例》正式批准实施,用地方性法规和制度建设为淮剧人才培养、设施建设、创新发展等提供保障,让淮剧在多方共同呵护下,保持旺盛而有序的活态发展。一台折子戏专场,让人看到了淮剧整体的发展格局,集中透视出淮剧与盐城这座城市,与苏北、上海等淮剧流播区,与省淮、市淮等剧院团体,与剧种名家及后继人才的深度联系。

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中提出“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、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”,人才、作品和剧院团、观众群体以及文化环境,共同构成了戏曲良性发展的生态基础。如何营造良好的戏曲生态,推动戏曲繁荣发展,淮剧折子戏专场展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戏曲学会会长)

触碰“搭子文化”的情感肌理

吴靖

保留了上海的多样性。而对影片里食物的选择,也是从日常出发,选择了更街头的葱油拌面、酱爆猪肝、响油鳝丝等有上海特色又普通的本帮菜。湖南菜元素的加入,当然与我本人有关,但更多的是我对上海包容性的观察和表达。我写作时住在太原路的民宿,楼下是一位90多岁的北京籍老爷爷,一口地道京片子,他的子女却说着流利的上海话。影片中的湖南菜也可以是广东菜、西北菜,仅仅代表了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复杂的身分认同感。这是我一个外地人眼中的上海,或者是某种意义上“去上海化”的上海。《拼桌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,同样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。

在演员选择上,我们选择了两位上海籍主演——王传君和江疏影,其他演员尽量保证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。从两个人最初见面说普通话(现在上海年轻人在社交场合初次见面,确实一般都说普通话),到熟络之后的上海话,到保持距离时又回到普通话,在这里,语言的转换是男女主角情感关系变化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并没有选择更讨喜、更能在商业上获得回报的纯沪语或者更简单的普通话电影,而是采用各种方言结合的呈现方式。

《拼桌》上映后,我们在全中国十几个城市进行了路演。这样一部带着沪语标签的电影,在郑州、济南这样的城市,同样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。我记得在郑州上映后,有个从浙江来郑州读书的女孩哭红了眼,她说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什么朋友,也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。我想这可能就是电影背后的情感共性,它跨过了地域和语言。

(作者为电影《拼桌》导演、编剧)

打通通往观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

王丹

又有什么意义?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谈及金鸡奖改革与创新时所明确的:我们做创投,不仅要选好项目,更要“管生也管养”,深度参与电影产业链的全过程。金鸡创投的口号是“发现电影未来”。这句话吸引了无数电影人加入评审阵容,为中国电影探索创新路径、培育创作生态。2020年,评委刘德华在台上对着《脐带》导演乔思雪说:“拍出来,我支持!”第二年,刘德华、宁浩、文牧野又齐聚金鸡创投,坐镇各个单元。《脐带》拍成上映,刘德华第一时间发来祝贺视频。薪火相传,不过如是。2021年,金鸡创投增设制作中单元,评委黄建新在终极大路演看过《屋顶足球》后当场表示投资制作。导演飞

「航天人的孩子说咱家的事」

我为纪录电影《登月》(第一部)配音

吴京

接到为纪录电影《登月》(第一部)做旁白配音的邀请时,我的反应像三级火箭,第一是激动,第二是光荣,第三却是紧张。终于有一部作品,把我父母那一代人干了一辈子的事如实搬上大银幕了,而我竟能有幸和这件事有关。但我不是专业的配音人员,合适吗?导演专门打来电话,我们聊了很久。他说,这部片子需要的不是“配音演员”的声线,而是一个“航天子弟”的心声。那一刻,我没再推辞。

我的父母都是航天人。儿时记忆最深的场景之一,是他们深夜书房昏黄灯光下伏案工作的背影。夏夜偶尔一起乘凉,他们会指着天上的星星,说那是中国古人仰望并想象过的宇宙,是中国航天人要去的远方。尽管听不太懂,但那份理想与崇高一直影响着我。这次配音工作,让我终于能以声音为礼赞,向父母那代航天人致敬,向中国航天的峥嵘岁月致敬。

为了讲好探月征程,我做了一些功课。录音前,我观看了大量拍摄素材,听导演分享拍摄见闻。刚开始,我希望配音浸透情感与力量,去叙述大国工程的壮阔史诗。于是,我试着让声音里有傲视与自豪——为千年飞天梦圆;有敬畏与动容——为航天人的精益求精;有柔软与坚定——为那份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。而最后,我发现,最合适的其实是最朴素的诉说,就是“航天人的孩子说咱家的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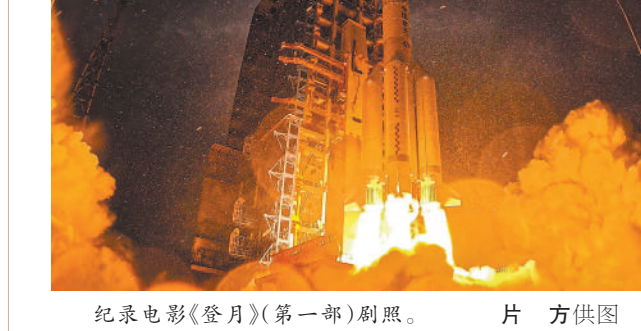
《登月》(第一部)最打动我的,是科技硬壳里的“人”。影片记录了嫦娥六号任务53天全流程,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的瞬间,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息期待的注视,再到喀什深空站不舍昼夜的值守。每个镜头里,都能看到航天人忙碌的身影。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,没有起伏跌宕的刺激叙事,有的只是反复推算数据时的一丝不苟,大家相互鼓励、砥砺奋发的温热瞬间。镜头将“伟大”分解成了平凡而动人的细节,这些细节像一把钥匙,唤起了我的记忆,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代代航天人的精神世界。

中国航天人有一种特殊的气质——那是自立自强、矢志创新的韧劲,是脚踏实地、精益求精的严谨,是胸怀家国、勇攀高峰的担当,还有面对技术封锁等困难时绝不低头的坚强意志。对这种精神,我并不陌生。在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系列中,我塑造过航天员刘培强,他为了守护地球、守护家园,不惜牺牲自己,这可以看作中国航天人精神的艺术化缩影。也是在拍摄《流浪地球》时,我曾深入了解航天人的工作日常,被他们那种“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”的信念深深打动。而在《登月》(第一部)中,我又看到这份精神最朴实的一面:总装师拧螺丝时屏住呼吸,飞控人员盯着数据眼睛一眨不眨,工程师在雨中毫不犹豫地奔向塔架,老师傅揪着徒弟耳朵说“别交学费,干就干到极致”……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的“分毫不差”,一点点攒出了中国航天的“奇迹”。

走出录音间时我就在想: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部电影!我希望,这部影片能在全国的孩子们心里种下一颗航天的种子。中国航天的征程,如今已经抵达月背。中国人登月的意义,早已超越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成就——它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的“中国方案”。当中国探测器从月背回望地球,那帧“地出”的影像,不只是中国航天的骄傲,更成了全人类对这个蓝色家园共同的记忆。每一名观众都能从电影中分享属于所有中国人的荣耀与自豪,然后带着这份精神力量,心怀梦想、勇毅前行,在各自的岗位上写下时代华章。

4月24日中国航天日,电影《登月》(第一部)将在全国上映。愿每一个走进影院的人,都能透过航天人的坚守与热爱,读懂中国人登月的初心与使命。不久的将来,中国航天员将在月球上留下足迹。今天的观影,就是明日的见证。

(作者为电影《登月》(第一部)配音演员)



纪录电影《登月》(第一部)剧照。片方供图

阵:发掘温暖现实题材的“微光计划”,聚焦西部创作的“呐喊计划”,讲述城市故事的“轻舟计划”,以及与地方政府联动的“厦门双百计划”……这些举措串联在一起,构成了金鸡创投的底层逻辑——探索创作生产机制的有效创新,为行业提供内生动力。

2019年至2025年,金鸡创投累计选拔推荐200余部作品,孵化完成50余部,其中20多部已成功公映,另有25部影片拍完待映。

金鸡奖是华语电影的荣誉殿堂,而金鸡创投则是这座殿堂的人才苗圃,让荣誉不再是终点,而是人才成长的起点。我们希望整合行业资源,团结一切力量,打破创作与市场、艺术与资本、校园与产业的壁垒,为创作生产的组织、引导、服务探索有效机制,让中小成本电影不再被市场忽略,让电影艺术拥有更广阔的生长土壤,让电影精神在新的时代挑战中焕新出发!

(作者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)